

# 大河湾



碧水悠悠 韩立 摄

## 诗笺

### 秋风掠过山庄

□陈琦

秋风掠过山乡  
捎来阵阵清凉  
秋风是多彩的交响  
秋风是幸福的遥望  
秋风是缤纷的诗行  
你听秋风在沙沙作响  
让山岗爬满了金黄  
菊花头上缀满星星  
苹果羞红了脸庞  
玉米挺起鼓鼓的米棒

葡萄激动的泪水  
涌出眼眶  
稻谷散发出迷人的清香  
狗尾巴草仰头摇晃  
秋月跳出云层让天空  
格外明亮  
苔藓悄悄爬上瓦房  
露珠把身子隐藏  
就这样  
来了走了  
走了来了……

### 故乡的雨

□彭荣瓜

檐角的信使  
摇着铃铛  
化针引线  
密织缝天巨网  
风风火火  
淅淅沥沥  
像母亲灶台上的  
粗瓷大碗  
斟不尽未了情长

呼唤金秋的诗行  
雨雾中的炊烟  
丝丝缕缕  
扯不断的乡情  
炕头上的笑语  
句句串串  
摇一叶方舟收回囊中  
犁铧尖的锋芒  
磨圆的锄把  
草帽下祈盼丰收的  
古铜脸膛  
被雨水汗水浸润成  
交响的灵动  
明光闪耀  
嘀嗒 嘀嗒  
不息不停

雨爬上老槐树  
涤清皱褶里的惆怅  
青苔痕迹涸涸  
希望的光芒  
汉子仰天叹神雨  
敞开的心扉  
犹如带泥的乳名  
踩出树下高高的水花  
那水花  
那亲昵的呼唤  
堆积成人生疯长的回响

灌满琼浆的谷穗  
亮堂着所有倔强的脊梁  
油亮的身躯  
凝成思乡的牵挂  
挥舞空袖管的稻草人  
风雨无阻  
使出浑身解数

我  
迷恋故乡的雨  
点点激起乡愁的火种  
我  
聆听故乡的雨  
滴滴慰藉干涸的心房  
纵是幽谷深深  
纵是在繁华闹市  
故乡的雨  
心弦之上

寻觅  
聆听……

## 散文

# 母亲为我请来的天使

□韩振远

自以为身体健康,前一天,还邀朋友一起喝酒,检测报告一出来,看到结果,瞬间成为重症患者,天好像要塌了。于是,办入院手续,做各种检查,心电图、彩超、核磁、CT,一场自我救赎行动正式开始。等正式入院,站立楼上,望远处盐湖映日,波光荡漾,看街道人车如流,匆匆忙忙,就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感觉,无奈、无助、悲伤,仿佛世界即将离自己远去,天地茫茫,人生如梦,虽有妻子女儿陪伴,仍感觉格外孤独,分外脆弱。一大把年纪的人了,竟不时想起母亲,想起幼时母亲的关爱。

做完手术,白衣护士不时进入病房,量体温血压、清洗伤口,挂吊瓶,打止疼针,个个身形矫健,步履轻盈。下午,麻醉药效散去,伤口开始痉挛,疼痛难忍,值班护士赶过来,一面轻声安慰,一面作伤口处理。我惊讶地发现,这位身材娇小的女孩胸牌上赫然写着一个我最熟悉最敬爱的名字,刹那间,心头涌起一股暖流,那是我母亲的名字,我心底里最热爱,从来没有喊出过一声的名字。我产生出一种幻觉,莫非母亲在天有灵,特意请来这位白衣天使,并且用她的名字,来护佑她这个罹患大难的老儿子。

一位是20多年前离世的老人,一位是风华正茂的现代女性,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因为同名,被联系到一起,怎么会这么巧,不可思议,但是,不可思议的巧合还没完。当天夜晚,楼道里很安静,病房里很焦躁,痉挛疼痛感又来了,呼叫器滴滴响起,进来的是夜班护士,同样那么轻盈敏捷,那么娴熟干练,胸牌上的名字,再次让我产生幻觉,进入虚幻的亲情空间,我不敢相信,一年前离世的姑姑的名字出现在女孩的胸牌上。难道姑姑也放心不下,与母亲一样,请来一位白衣天使来关照她的老侄子。

我甚至忘了自己的病,感觉有些玄幻,甚至有些虚假。但这确实是真的,与母亲和姑姑同名的两位姑娘,接连出现在这特别的时间、特别的空间,让我相信这绝不仅仅是巧合,难道是上天对我的特别关爱?从她们出现起,我不再畏惧病痛,世界如此奇妙,亲人如此关爱,病魔其奈我何?我相信自己一定会逢凶化吉。

从这天起,我和女儿将与我母亲同名的护士,称作“我妈请来的”,与姑姑同名的护士,称作“我姑请来的”。遗憾的是那位与姑姑同名的护士以后再没见到,女儿开玩笑说,姑姑到底是嫁出去的姑娘,没自己妈亲。

“母亲请来的”是我的主管护士,再看到她,感觉格外亲切。她有一双充满知性的眼睛隐藏在眼镜后,一袭白衣显得十分干练。让我感动的,不是她娴熟的护理,而是她的善解人意,她那双眼睛仿佛能看到每个病人的心里,患者一皱眉、一声叫、一个抖动,都被她看得明明白白,随即是周到的处理。我把她对病人的这种感觉,称为医护情怀。而我,作为她的病人,将患者的需求表现得理直气壮,因为她是母亲请来的天使,和自己家里人一样。女儿也是这种口气,遇到困难,比如陪护缺什么东西,什么事情弄不明白,女儿会说,我去找咱家里人。话说过后,困难一定得到解决。

快出院时,女儿将我的这种感觉对她说起,没想到她说:“这是病人的一种心灵寄托,不过,一般病人都将希望寄托在主治大夫身上,没有人像你爸一样,将希望寄托在一个小护士身上。”女儿说:“谁让你和我奶奶同名。”她笑了,笑得很自然,仿佛是一种荣幸。

出院前一天,我的病理结果出来,没有像开始预测的那么严重,完全在可控范围。我感到庆幸,对女儿说:“从做完手术那天,看到与妈妈、姑姑同名的护士,我就知道会有好的结果,因为她们是妈妈和姑姑请来的白衣天使。”

## 随笔

□晓寒

檐角的铜铃悬着千年风,而步摇,是簪在时光鬓边的碎响。它轻颤的每一寸弧度,都藏着朝代更迭的私语,当女子莲步轻移,金玉相叩的韵律便漫过宫墙,在诗词的平仄里生出涟漪。毛熙震笔下舞姬“步摇珠翠修蛾敛”的婉转,白居易描摹的“虹裳霞帔步摇冠”的雍容,字字句句皆是簪花小楷,为这流动的华美烙下诗行。

它的故事在时光中流转,始于殷商的祭祀烟火。龙凤衔着祥云,玉石雕琢着瑞兽,每一次庄重的颌首,都让金属与宝石碰撞出天地间最威严的回响——那不是寻常装饰,而是神权与地位的具象化图腾,岁月在青铜器中鼎沸,闪耀着的,是不容置疑的光芒。

殷周的月光曾浸透过能工巧匠的银针。他们将金属锻成流云,把玉石镂刻成春樱,让龙凤在发间振翅欲飞,让牡丹在鬓角永不凋零。那些随着步履轻晃的珠光,不只是璀璨的装点,更是行走的礼乐,叮当声里藏着《周礼》的平仄,摇曳间演绎着礼仪之邦的风雅。

# 历史,碎步走来

战国的风深刻片片竹简,“步摇”二字沾着墨香流传民间。当文人用辞赋将它咏成诗篇,市井巷陌的绣楼里,少女们开始学着画中模样,将细碎的光华别上青丝。从此,这抹摇曳的风情不再独属宫阙,而是化作江南烟雨里的涟漪,随着木屐叩响青石板节奏,款步寻常百姓家。

烽烟在南北朝中对峙,步摇却迎来最瑰丽的蜕变。鲜卑骑士的战袍与汉家罗裙在风云中交织,草原的雄鹰与中原的牡丹在金钗上共舞。花树状金步摇从古墓中苏醒时,层层叠叠的珠光宝气依然闪烁着千年前的惊艳——那是马背民族与农耕文明的深情对视,是“慕容”姓氏从步摇脆响里生长出的传奇。当莫护跋戴着汉式步摇策马扬鞭,语言的隔阂在谐音中消融,一个新的姓氏就此诞生,让步摇成为民族交融的无声见证。

大唐的长安街,步摇是流动的银河。螺旋状的银丝托着珍珠,在春风里荡出粼粼波光;珰琅彩的牡丹绽放在翠羽间,与飞天壁画上的流云遥相呼应。从大明宫的宴饮到曲江池的游春,女子们鬓边的碎响,

是盛世华章里最灵动的注脚。那不是简单的装饰,而是将整个时代的开放与雍容,都凝在了这一寸寸摇曳的光华里。

明清的月光抚过鎏金点翠的精巧,珰琅彩在簪头润开四季繁花。匠人用镊子夹起翠羽,如同拾起天边的流霞,将对福禄寿喜的祈愿,都镶嵌进每一道细腻的纹路。新娘红盖头下的步摇,是父母最温柔的祝福;闺阁女子晨起梳妆时的轻颤,是对岁月静好的无声期许。

花树步摇藏着生生不息的春,流苏步摇垂落着江南的雨,银链步摇流淌着月光的韵,螺旋步摇旋起了风的影。这些流转千年的形制,早已超越了装饰的意义,成为华夏美学的立体诗篇。

如今,当我们隔着玻璃凝望博物馆里的步摇,耳畔似乎仍能听见那穿越时空的碎响。它曾是巫祝的法器、贵族的徽章、少女的春梦,而此刻,它是凝固的历史,是永不褪色的东方浪漫。那些曾在发间摇曳的光华,早已化作文化基因,在旗袍的盘扣间、在汉服的襦裙上,继续诉说着属于中国的风雅传奇……

## 秋

□刘智杰

我在中国的北方  
所有暑热渐渐褪去

如蝉蛻挂在枝头

风开始启程  
我打开窗  
感受迎面的清凉  
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芳香  
秋虫躲在角落吟唱

月光穿过枝叶的间隙  
投下斑驳的树影  
曳着碎银晃悠悠

我看见  
一片片褪色的信笺在风中起舞  
向陌生的远方飘落